

第四十頁後一面：

【優畢叉頌。】

「梵語優畢叉，此云止觀等，亦名中道妙觀，在止觀中，此屬圓頓中攝。乃即前二觀，即豎而橫，即橫而豎，亦雙遮雙照，非遮非照。」這幾句就是解釋梵語『優畢叉』的定義。在正修的三段之中，我們一看就明瞭，它跟《楞嚴》是同一個旨趣，無怪乎天台諸師以三止三觀來解釋《楞嚴經》，可以說其來有自。《楞嚴》裡面講奢摩他、毘婆舍那、禪那，這個地方講奢摩他、毘婆舍那、優畢叉，優畢叉跟禪那意思是一樣的。這是著重在止觀等運，就是止觀平等，所以它是屬於中道妙智、雙遮雙照。請看底下經文：

【夫定亂分歧。動靜之源莫二。愚慧乖路。明闇之本非殊。】

這是講修禪用功，所觀的境界、體相，首先要明瞭。小註說，「動靜明闇，病也。定亂愚慧之所由生者，是皆支流。」因為有動靜明闇，所以才有定、有亂、有愚、有慧，種種差別不同。但是這都是從境界相上說的。追究它的本源，本源是相同的。「考其源本，莫不從明靜之性生也。」明是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，靜就是清淨心，也就是三德祕藏裡面的法身，靜就是說的法身，明就是說的般若。「觀其支流莫不異」，從妄相上面看，千差萬別，「觀其源本莫不同」，追究它的根源，換句話說，從性體上去觀察，無二無別。

「愚迷則從流出流」，為什麼愚、為什麼迷？原因是從流出流，往外流，就是我們的心往外面境界上攀緣，緣慮心生，這才愚、才迷。「因靜而生昏，因明而生亂」，這就是止觀沒有辦法調勻，

不等。止觀要等才有悟處，才能夠見性，我們所以不能夠悟，所以不能見性，所以不能證得一心不亂，就是我們止與觀的功夫不等。

「智悟則從流溯源，破亂以為靜，破昏以為明」，怎樣破亂、怎樣破昏，前面方法都說過了。從流溯源是方向，從相上你要見性，這就叫從流溯源。對治昏亂就是用止與觀，用止對治亂，用靜；用慧，就是用明，來對治昏。前面所說的寂寂惺惺是，以寂寂破亂，以惺惺破昏，寂寂屬於定，惺惺屬於慧，兩個要達到相等，就產生不可思議的功效了。「是以欲明止觀不二之旨，標昏動明境之源」。下面是講優畢叉的修法，先把修學的原理原則給我們說出來：

【群迷。從暗而背明。捨靜以求動。眾悟。背動而從靜。捨暗以求明。】

這就是迷悟的根源。以這四句來照照我們自己，我們是屬於『迷』的這邊。為什麼是迷的這邊？迷的定義在此地，我們是從暗背明，是捨靜求動，我們這個心靜不下來。『明』是無分別智，我們在境界裡頭虛妄分別，在一切境界裡面見是見非，這就是迷的相。前一句是說理體的作用，後一句是講本體，講清淨心。我們如果要想開智慧，首先要把清淨心現前，就是在一切境界裡面要保持著不動。必須要知道，一切境界相統統是假的，沒有一法是真實的，你在裡面起心動念、一切造作，都是業！造善業得善報，惡業得惡報。千萬不要以為自己聰明，能夠用種種方法求得名聞利養，求得物質、精神上的享受，他不曉得那個得來不過是暫時的得來。你所得來的，依然是你命中有的；如果你命中要是沒有，什麼樣奸詐的方法也得不來，這是我們學佛人一定要曉得的。命裡面有，不用那些方法，他也得來，何必要用那些奸詐的手段去造無量無邊的罪業？造罪業得來的還是自己本有的，你想這冤枉不冤枉？這叫迷，這就叫顛倒。

你看看前面講剛剛開悟的境界相，一念剛剛相應的時候，那個人我們看起來好像很愚痴，好像很木訥，入了境界！他要能夠保持就叫大徹大悟，一念相應那時候他就是佛，他見了性，他要能夠保持下去，他就念念相應，這就證得果位。迷的相說出來了。悟的相是『背動而從靜』，動、靜都是指的心，在境界裡面不生心、不起念，你是智慧用事，常住真心現前，一切假相都捨掉，一切幻相都離開了，唯一真性現前，唯一般若用事，『捨暗以求明』。

小註說，「群迷非無其明」，我們在迷的凡夫，不是沒有般若智慧，有的，只是背明而從暗。暗是什麼？暗就是情見，這個地方我們把它指出來，情見是暗。離開情見是明，就是《楞嚴》裡面的捨識用根，用識就是暗，用見性就是明。我們六根接觸外面的六塵境界，要是用六根之性就是明，性是靜的；六識是動的，六識是暗的，換句話說，帶著感情的見解。什麼叫感情？緣慮心、執著心、分別心，這些心都是迷、都是暗。我們在一切境界裡要把這些迷暗之心去掉，而後本性裡面的光明的心就現前，「背動而從靜，捨暗以求明」。群迷，他不是沒有明，不是沒有靜，只是他背棄了明，他求動捨靜，所以變成愚迷。「眾悟非無動」，他不是沒有動，他有動，但是他「能背動而從靜」。動是什麼？身動，身口在動，意不動，心不動，這是背動而從靜。「非無其暗，能捨暗以求明」，他不是沒有情見，他有情見，他能夠不用情見，他能夠捨識用根，他不是沒有識，能捨識用根，這就叫智，就叫悟。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

【明生則轉愚成慧。】

『明生』是般若現前，生就是現前的意思，立刻轉愚為慧，智慧開了。

【靜立則息亂成定。】

『靜』確確實實是建立了，在你的心裡面能夠站得住，不動了，一切亂想都離開了，這就是得到『定』。小註說，「明生何以能轉愚而成慧，靜立何以能息亂以成定，以其動靜之源莫二，明闇之本非殊」，前面說過，理是一個。「是故可以縛而可以脫」，也能夠變成煩惱纏縛你，叫你生死輪迴；如果一覺，也能夠擺脫這些纏縛，超出三界六道，得到自在解脫，這就是迷悟之間。「為物所轉，故為昏為動」，這個要記住，凡是境界能夠左右你，你就要覺悟。古德所謂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念是什麼念？為物所轉，我看到這個物，心裡就動心，起了貪愛，或者是起了瞋恨，或者是起嫉妒、起分別，這是你心被境界轉了。心被境界轉是什麼相？愚迷之相，為境界轉得愈深就是迷得愈深。這時候心一動，立刻就要覺悟，一覺悟，虛妄的、假的就離開了。這個要在境界裡面去磨鍊，去鍛鍊。

最粗的相無過於逆緣，冤家對頭遇到了，心裡不高興。心裡不高興，誰的過失？自己的過失，自己愚、自己迷；如果一覺悟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；再要懂得，「萬法唯心」，這個境界相也是我自心變現出來的，自心取自心，那豈不是愚痴？你才能夠一切境界相都不取，處之於坦然，這就叫覺，這就叫智。順境不起貪愛之心，逆境沒有瞋恚之心，心永遠是定的、是靜的，智慧就現前，在一切萬境裡頭如如不動。此地說為物所轉，物就是境界，或者是人、或者是物，六根接觸的時候，千萬不要為它所動。世間人迷惑顛倒，說粗的，為名聞利養所動。不為境界動，這叫大丈夫，這叫大英雄，不為所動才能離得開。

「若能轉物，則為靜為明矣」。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「若能轉物則同如來」，同如來就是如來、就是佛。你要能轉境就是如來，能轉境就是你自己有智慧能夠支配環境，不為環境所轉。這個境界

也就是前面所講的從空出假，轉境是從空出假。先要在境界裡頭不動，如如不動，一切都能放下，轉物是提得起，放下之後再提起，提起幹什麼？提起是利益一切眾生，無量無邊的功德。這種功德，照佛經裡面講，唯佛與佛才能夠究竟圓滿的了解，佛以下的要說你的功德說不盡。但是你要是沒有放下，你還是迷、還是愚，還是以感情用事，你在做功德，這功德是有漏的功德，不圓滿。世間裡面多少有財富、有勢力的人想做功德，想做功德裡面摻雜著有名聞利養，心不清淨，做的功德不圓滿。做功德，要有慧、要有福；沒有慧、沒有福，想做功德也做不上。

我舉個比喻給諸位說，想做功德，一片好心想做好事。以前有一個小公案，世法裡的小故事，有個主人養了隻猴子，猴子非常聰明。主人有一天在睡午覺，有隻蒼蠅叮在主人鼻子上，猴子對主人非常愛護，一看蒼蠅叮在主人鼻子上，恨透了，撿了塊石頭打蒼蠅。蒼蠅沒打到，蒼蠅飛跑掉了，主人的鼻子打爛了。主人醒來之後恨透了，猴子的結果諸位就曉得，好心遭了惡報。這就是什麼？牠沒有智慧。沒有慧，想做好事，結果做的怎麼樣？做的是魔事，造罪業。佛門裡面這個情形非常之多，比如世間有許多好心的人，拿了多少錢、多少力量去護法，護什麼法？護魔的法。

佛門裡這是容易辨別，什麼是正、什麼是邪很容易辨別，好像前面舉的比喻，手拿如意一樣，很容易辨別。更進一層的很不容易辨別，佛門裡面有真佛、有假佛，這麻煩大了，這個很不容易辨別。你要是遇到真佛那裡培福，那是真的金剛不壞的種子；你要是遇到假佛，魔冒充佛的，那好了，你做他的徒子徒孫，將來他是魔，你入魔道。魔沒有不遭難的，因為魔障礙佛法，他將來墮落，你也跟他墮落。你要是不皈依他，魔的勢力從哪來？沒有能力障礙。他有財、有勢力，所以他才有能力障礙。你皈依他，把你的力量幫助

他，幫助他障礙，他是主犯，你就變成從犯。佛門裡面想培福，結果造一身的罪業，這不可不知。也不能說佛不慈悲沒告訴你，早就告訴你了，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清楚，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，就是叫你要辨別，那不是佛把話交代清楚了？怎麼辨別法？四種清淨明誨就是辨別法，大經大論所講的道理就是辨別法。如理如法的是佛，違背理、違背方法的決定是魔。這是深入一層，一定要能夠辨別，要能夠了解，才不至於上魔的圈套，好心學佛，結果上魔的當。

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魔王就跟釋迦牟尼佛說：我要消滅你的佛法。釋迦牟尼佛告訴他：佛法是任何人都沒有力量消滅的。魔就說：到你末法時期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孫統統出家，也披上袈裟當大法師，主持道場。釋迦牟尼佛一聽到這個話，流眼淚了，沒有辦法，魔滲透進來了。這是深一步的去辨別。再深一步給諸位說，不是外面境界，不是這個廟到底是真的佛廟還是假的佛廟，我們個人，我自己是真學佛還是假學佛，我是不是魔子魔孫滲透在佛門裡面，這就更微細了。到這個地方才有受用，辨別我是不是魔，我是不是打佛的招牌在外頭招搖撞騙，騙取名聞利養。如果我們自己不明理，不如法去修行，掛三寶弟子這個招牌，掛比丘、菩薩這個名號，這就是魔，這就是魔子魔孫，破壞佛法的。不要以為別人不如法，是錯誤的，自己也幹這行，他是魔，我也是魔，魔跟魔都打架。給諸位說，魔跟佛不會打架的，只有魔跟魔才打架。為什麼魔跟佛不打架？佛的眼睛一切皆空，你跟他打，他不理你；你一進，他就退；你爭，他就讓。佛心裡清淨，萬法皆空，他跟你爭什麼？他不爭的，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。

也許大家要問，不爭行嗎？不爭，魔不就把佛法滅掉了嗎？滅不了，魔的福報有限，他爭到頂端的時候，他想爭，他壽命沒有了

，閻羅王都判他下地獄了，他爭什麼！你要是明瞭這個理，佛法有時節因緣，魔出現於世，眾生沒有福，眾生可憐。度眾生，菩薩有度眾生之願，前面在第二章給諸位講過，不可以有度眾生的心，就是情見不可以有，不能攀緣。度眾生都不攀緣，何況其餘？有緣就教化眾生，沒有緣就獨善其身。絕不會去動腦筋，現在沒有好道場，我要怎麼想辦法去搞個道場來講經。錯了，邪知邪見，心動了。說個老實話，我們的慈悲心還能比得上佛？比得上諸大菩薩？諸大菩薩看到眾生造罪業，他都不著急，你著什麼急！人家智慧無邊，神通廣大，他都在那裡袖手旁觀，我們操什麼心，著什麼急！這是大錯而特錯。首先你要學的要學靜，什麼境界現前，心裡能做得了主，絕不為境界所動，要以智慧照境界。機緣成熟了，你不做不行，你一定要做，不做不慈悲，成所作智；機緣沒有到，不要勉強，勉強去做，錯了，為什麼？你自己的慧失掉，又成愚、又成迷。這是不可不知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定立由乎背動。慧生因乎捨暗。】

『定』怎麼能夠建立？是由於『背動』，在一切境界裡面如如不動，定就建立了。這是一切法門裡面最高的原則。我們念佛法門要是懂得這個原則，向這個方向去修學，你就能得一心不亂。得到一心不亂，給諸位說，生死就了了，就沒有生死，往生極樂世界就自在。換句話說，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，願意在世間多住幾年就住幾年，沒有生死。一心不亂一得到，現前這個身就是乘願再來身，不是業報身，是乘願再來的。在世間所住的長久是依什麼？不是依業報，依法緣。有緣就多住幾天，沒有緣他就走了，緣盡則化，緣成熟就來，來去都無心。無心怎麼會有來去？眾生有感，菩薩有應，感應道交。感應道交是自然的，感應道交是隨緣的，不是攀緣的，是隨緣。所以在一切境界裡頭要懂得隨緣。隨緣就是裡面

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我見，這叫隨緣。隨眾生之緣，隨九法界之緣，定永遠不失，慧永遠不失，『慧生因乎捨暗』。

【暗動連繫於樊籠。靜明相趨於物表。】

這是說『暗動』、『靜明』的功德不一樣。昏暗，心裡面妄念紛飛，妄念紛飛是動，果報是三界六道生死輪迴。『樊籠』就是指三界六道，好像鳥關在籠子裡頭一樣，沒有自由。靜明的功德超越了。「靜之與明，何須還復」，這都是本有的，我們為什麼要恢復它？要恢復，「以其能趨於煩惱之物表故也」，它能夠斷煩惱，能夠了生死，能夠在一切境界裡面得大自在、得大受用，這是無邊的利益。拿我們世間最愚的人來講，什麼叫利、什麼叫害？靜明是利，暗動是有害。要是連利害都不能辨別，就沒法子，那可以說愚到極處。

【物不能愚。功由於慧。煩不能動。功由於定。】

『物』就是指境界，一切境界現前，這個地方「物」的範圍大，色法、心法都包括在裡面。小註說，「靜明何以復，定慧何以成」，既然曉得靜明定慧有這樣殊勝的利益，我們如何恢復，如何成就？「以其得大體而能起大用」，可見得先要求證，證什麼？證其理體。證得理體，「大用現前」，這是從綱領上說。由外面境界來講，「物不能愚」，外面境界不能再迷惑你了。不但六凡的境界你不迷、不愚，四聖的境界你也不迷、也不愚，佛菩薩相好莊嚴身現在你面前，你也如如不動。你曉得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曉得萬法唯心、萬法唯識，相好光明之身也是我自心變現的。所以能夠不取不著，不分別，離緣慮，境界不能動，物不能轉，物不能愚就是物不能轉你。

內在講，「煩不能亂」。煩惱指什麼？指與八識相應的心所，不相應的心所也含在其中，統統叫做煩惱。不要以為五十一個心所

裡頭，二十六個是煩惱心所，其餘的不是；其餘統統都是，廣義的講統統都是。為什麼？煩惱心所是有害的，這個東西起現行做主宰，要牽你到三惡道去。十一個善法種子，你要去用它，你也不過是生在人天善道而已，不能見性。所以統統是障礙，必須把所有相應的種子統統不叫它現行，把它斷滅掉。斷滅掉以後，誰當家？捨識用根，清淨心裡面般若智慧當家，內裡面講，煩惱不能動。我們現在在境界裡做不了主，煩惱現前，一接觸境界，五俱起意識起來了，緊接著五俱起意識之後就是相應的心所起來，到最後哪個當家哪個做主？心所當家，它做主。諸位要是把這個情形多想想，你就明白。佛在經裡面說我們凡夫「可憐憫者」，真正是可憐憫！

我們不要說微細相，我們說粗相，真正的主人是性，主人底下有管家，這是佣人，管家的。管家底下還有侍候他的，侍候他的是什麼？心所。結果怎樣？心所當家了，這些都變成它的奴僕，這不就冤枉？佛菩薩是性當家，凡夫連這個都當不了家，心所當家。這是各部官員，到最後變成哪個當家？變成太監裡面把門的小太監當家，那不叫冤枉？怎麼不天下大亂？這個道理在唯識裡面說得非常的詳細，諸位要了解，可以看《成唯識論》、看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你就明瞭我們現在究竟誰在當家、誰在管事、誰在支配我們、誰叫我們造業、誰叫我們受報，恍然大悟了。煩惱不生，這些東西統統都不生了，這個功夫是在誰？功夫就在定。你有了定，它不能起現行，它是趁亂才能夠出來主事，你只要不亂，它一點作用都沒有。你亂，它就冒出來，亂出主意；你心裡面有主宰，如如不動，它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【定慧更資於靜明。愚亂相纏於暗動。】

這就是講『定慧』與『靜明』相輔相成，『愚亂』與『暗動』也是相輔相成的。換句話說，愈是愚痴，心裡面妄念愈多，愈暗愈

是動；心愈清淨，有智慧的人，他愈靜愈明。可見這個定，諸位是沒有得到那麼一點。真正得到定之後，先是得到一點點小小的定，小定就開小智慧，慧幫助定，定幫助慧，定慧相資。這樣定一天一天深，慧一天一天長，受用就在其中。經上常說，「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」，裡面有歡喜。法喜，給諸位說，在我們世法裡頭講營養，養身體這是最高的營養品，世間什麼樣好的補品沒有這個營養高。這是從哪裡來的？定慧當中出來的。所以定慧成就之後，飲食可以離開，五欲可以離開。

你看初禪天，初禪天離開五欲，財色名食睡都不要了。在我們說，吃飯不要不行，他不要吃了，也不必要睡覺，睡覺是昏沉，是昏的相、愚的相。睡眠不要了，飲食不要了，這個人了不起，精神飽滿。他從哪個地方得到的營養？定慧得到的。定慧當中出的營養是什麼東西？法喜充滿。法喜充滿就是從定慧裡面出來的營養品，能夠滋潤身心，能夠長壽；不但能長壽，還能不老。世人懂得這個道理，懂得淺，世人不是常說憂愁能使人老，憂愁的人很容易老，沒有憂愁的人就不大容易老。世人他懂得淺，佛法理講得深，你果然定慧相資、法喜充滿，你就不會老，這是有學理做根據。所以天人沒有老態，原因是什麼？原因就是他的定慧比我們高。

小註說，「得定慧相資，則本體靜明，靜者而愈靜，明者而愈明矣。」這是一定的道理，為什麼？他在裡面得了好處，剛才說了，就是得到法喜，他得到真正的受用。這種受用不是世間人能夠想像得到，禪宗的祖師常常講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說不出來，只有他自己受用。「若愚亂相纏，則本心暗動，暗者而愈暗，動者而愈動矣。」他這個心把握不住，靜不下來，愈迷愈深。這就常說的固執、成見，成見愈深的人，愈是頑固的人，愈暗愈亂。

【動而能靜者。即亂而定也。暗而能明者。即愚而慧也。如是

則暗動之本無差。靜明由茲合道。愚亂之源非異。定慧於是同宗。
】

看小註，「即亂而靜者，如虛空本無動靜，風生則動，風息則靜，然風亦依空而生，所以拂衣則有，垂裳則無，拂之垂之由乎人，豈非即靜而動，即動而靜乎。」這些話就是說明亂與靜、暗與明是一體的。這段話對我們初學的人來說，可以說是一句話把我們點醒，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。縱然我現在心很亂，我很愚，不要緊，體上，明與暗、亂與靜是一體的，只要你自己肯回頭，肯把暗與亂捨棄，靜明立刻就能夠現前。也就是說，縱然是業障深重之人，一身的罪孽，只要他遇上增上緣，遇到好的緣，人家給他一說，他一聽這個道理立刻就相信，立刻就放下，罪業也就立刻消除。這種懺悔法在佛經裡面叫做理懺，懺悔有事、有理，這叫理懺。理懺，無始的罪業，一下子就消得乾乾淨淨；事懺，給諸位說，懺不盡。因為事懺是在緣上懺，理懺是在根上懺，把愚暗、動亂的根拔掉了。

古人也有比喻，好比千年暗室，一千年黑暗的一個黑洞，裡頭從來沒有光明，這就比喻好像罪業之重，造作罪業時間之長；一盞明燈放進去，裡面統統放光明，這就好比智慧開了，智慧一開，罪業統統就消掉。智慧從哪裡開？智慧從定中開。懂得這個理，人人都有指望，都有希望；不懂這個理，覺得我自己業障深重，這一生恐怕沒有希望，那就錯了。念佛的人也要特別注意，要相信我這一生決定生淨土，你就決定能去。如果懷疑，「我這一身罪業，念佛斷斷續續，功夫不上道，成天打妄想，不行，我恐怕不能去」，決定不能去。為什麼不能去？你自己不相信。誰障礙你？你自己障礙你自己，佛也沒辦法度你。佛度自信心堅強之人，沒有信心的人，佛拉也拉不過來。這個信心怎樣建立？一定要明理。

「十四表」最後一表，說佛法難聞。你遇到了，遇到真的佛法，遇到了懂不懂、解不解？遇到要解其理。理解了以後，信不信？可見得真正的信心是解了以後才生的信心，那才叫真信。在我們佛法裡面講正信，也給諸位說過，所謂正信是解了以後相信的叫正信，沒有解之前的信叫迷信。有時候叫迷信不好聽，換個字叫強信，勉強的信，還是迷信。道理不懂，方法不明，你那個相信不是迷信是什麼？說你迷信還不高興、還生氣，煩惱現前，心為境界所轉。你要是懂得這個道理，人家還叫你迷信，你不會生氣，為什麼？我確實是迷信，佛法道理你問我，我一竅不通，我信佛了，那不是迷信是什麼？

不但信佛是迷信，你要再細細的追究一下，連我們現在吃飯、穿衣、睡覺都是迷信。你懂得為什麼要吃飯？你懂得為什麼要穿衣、為什麼要睡覺？你只曉得一個當然，你不知道所以然的道理。不知道所以然，相信吃飯肚子就飽了，迷信！你要追究吃飯為什麼肚子就飽了，不吃飯為什麼就餓了，這學問就大了，你就不懂了，不懂那你就是迷信。所以世間之理，你不要看眼前的小事情，不注意，疏忽了，大意了，細細一追究，哪一樁事、哪一個相，追根到底都見性。所以佛法裡面說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！所以講法門無量無邊，就是吃飯這一法，你要好好的去研究也就能成佛，你追根究柢到後面也明心見性，恍然大悟！

我們聽到很奇怪，吃飯會成佛？你看看《維摩經》裡面講的香積國，香積國的眾生舌根最利，佛到那個地方去弘法不講經，為什麼？他耳根不利，講什麼東西他聽不清楚，就叫他吃東西，他一吃就開悟，他就成佛作祖了。他會吃，我們不會吃，我們愈吃愈迷惑顛倒，人家愈吃智慧愈增長，定力愈深，我們連吃飯都不會吃。你看看《大珠和尚語錄》，大珠和尚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裡面人家就

問他，你老人家平素用什麼功夫？他給人家怎麼說法？飢來吃飯，睏來眠。這是他修行的功夫。我們一聽，這個誰不會！肚子餓了吃飯，睏了就睡覺。我們不會，人家吃飯睡覺是定慧雙資，我們吃飯睡覺是迷惑顛倒，怎麼能跟他比？人家吃飯睡覺是用功，我們吃飯睡覺一個是昏沉，一個是打妄想，迷者愈迷，智者愈是智，不一樣。

小註說，「即暗而明者，亦如虛空，本無明暗，日出則明，日入則暗，然日亦依空而住，所以揭之則有，覆之則無，揭之覆之亦由乎人，豈非即明而暗，即暗而明乎」，前面是用比喻上說。下面就是法說，「法性亦然，合之可知」，把法性比作虛空，動亂、靜明就是虛空裡面所現的一些幻相而已，體是一個。「故曰暗動之本無差」，體是一個，「愚亂之源非異」，沒有兩樣。「如此則靜明由茲合道，定慧於是同宗」，靜與明、定與慧，體上說無二無別，相上說有千差萬殊，不一樣。從初發心到如來地，不能說沒有定，都有定，都有慧、都有靜、都有明，程度淺深差別不一樣。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謂這些證果的聖者，為什麼有這些等級？從哪裡分？由無為法而有差別，他對無為法證的淺深程度不同。佛給我們用方便法說出來，說四十一個地位，四十一個地位是以無為法而有差別，從這個地方建立的。

【宗同。則無緣之慈。定慧。則寂而常照。】

這是講從體起用。「宗同，則定慧合一」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定跟慧不能分。定慧合一起的作用就是無緣大慈和同體大悲，這是佛的慈悲。「雙忘乎定慧也」，雙忘就是心裡面絕不起分別執著，「我有定有慧，現在定慧也是在平等的境界」，沒有這個念頭。一有這個念，定與慧都失掉了。所以這個智叫無分別智，絕無起心、絕無動念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說法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說

法，他有沒有起心動念？有沒有像我們講一個什麼東西，事先要預備預備？決定沒有。起心動念，事先預備預備是緣慮心用事，這一點諸位也得要明白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出家了，出家人在現前這個時代非佛即魔，魔子魔孫滲透到佛門裡面來，我們自己要認識自己，我們是佛、是魔。是魔也不怕，沒有關係，魔可以變成佛，魔與佛也不二，就在你一念迷與悟，迷了就是魔，悟了就是佛，也是在迷悟之間。境界現前，動了心就是魔，不動心就是佛，要認識自己。

既出家了，就要發心弘道。大經裡面佛一再的囑咐我們，勸勉我們，「讀誦受持，為人演說」，讀誦受持是自利，為人演說是利他。讀誦受持、為人演說都要有定，都要有明，定靜絕不能夠失掉，慧明常常現前，這才是佛。初學的時候我們定功沒現前，智慧沒透出來，依靠古德，為人演說事先要做預備功夫。到幾時你有一點定，有一點智慧現前，就不要預備了，講的東西是所謂稱性而談，是從你自性裡面流露出來。佛經是一面鏡子，擺在你面前照著你自己心，你自己心再現出相，跟佛經裡面這個相是一樣的，這叫稱性而談，稱性而說。稱性而說是說無所說、無說而說，所以你怎麼預備？不能預備。不能預備，我們自己的定功不深，慧也有限，在這時候事先也得要預備。預備什麼？上了台，心能夠定得下來，為什麼？我有預備。能稱性而說，說得很好；不能稱性說，還有註解。在那裡預備著，備而不用可以，但是不能不預備。

幾時你能夠與心性有點相應，稱性而說，你自己所說的，你不知道，這時候就有點相應。說完之後別人再問你說些什麼，確確實實不知道，不知道說些什麼，事前也不曉得，事後也不曉得，這時候你就曉得智慧是透一點了。這種情形，講經的法師時常有之，過去諦閑法師，你看諦閑法師《圓覺經親聞記》序裡頭，他老人家就說，《講義》是他講經的時候事先編出來的，可是他講的東西有很

多《講義》裡頭沒有，底下那些弟子們記錄下來給他看，「我說過這個話？這個道理說得不錯，跟經很相應，我說過這個話嗎？」自己不曉得，這就是所謂稱性而說。像這種情形，一般講經法師都有這種境界，或多或少，愈多這個境界，境界愈好，都是從無心裡頭說出來的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也就是前面講的能所雙忘，離能所，絕對待，這境界才能現前，這才叫稱性而談。

【寂而常照則雙與。無緣之慈則雙奪。雙奪。故優畢叉。雙與。故毘婆舍那。】

『雙與』，「中道之雙照」，二邊都照到。『雙奪』就是雙遮的意思，二邊都沒有，二邊都不動念，就是常講的三輪體空，雙奪就是這個意思。譬如布施，以說法來說，講經，沒有能講之我，也沒有所說之法。說不說？說，正在說的時候三輪體空，沒有能聽之人，沒有能說之我，沒有所說之法，正在這裡說，這叫說法的三輪體空。三輪體空就是雙奪，這叫無緣慈。如果一有我能說、法是我說的、你能聽，這就不叫無緣慈。為什麼？裡頭有我、有人、有法，有緣，哪裡是無緣？無緣是同一體。不到這種境界，弘法利生叫法緣慈。無緣慈是什麼？見了性，是稱性而說，與性相應，性就是前面所講的理事不二，與一真相應，這個才叫『無緣之慈』。這是『優畢叉』，優畢叉就是止觀等運，雙遮雙照。『雙與』是二邊都有，這是雙照的，『故毘婆舍那』，毘婆舍那是觀的意思。「故三種止觀，一一各有主對」，各有對象，不像優畢叉是能所雙忘。

【以奢摩他故。雖寂而常照。】

『奢摩他』是止的意思，毘婆舍那是觀的意思。『寂而常照』，著重在止的這邊。

【以毘婆舍那故。雖照而常寂。】

著重在觀的那邊。即觀而止，即止而觀。小註說，「奢摩，當

靜義，然法性之體立不孤然，故雖寂而常照。」法性之理體，它不是孤立的，它不是沒有作用，它起作用，有體一定起作用。作用是照，體是寂。『毘婆舍那』是觀的意思，法性之體也不孤立，所以『照而常寂』。前面說過，兩者都可以做體，都可以做用。

【以優畢叉故。非照而非寂。】

這是進入第三個，就是圓修中觀，二邊都離開了，止觀等運。「既非寂而非照，亦即照而即寂，今文為顯中道故，且言其雙遮。」從雙遮這方面顯出它的中道第一義諦。實在講，雙非就是雙照，雙照就是雙非。

【照而常寂。故說俗而即真。】

俗諦就是真諦。

【寂而常照。故說真而即俗。非寂非照。故杜口於毗耶。】

我們看看小註，這是「正修止觀」的總結，把這三種都結出來了，奢摩他、毘婆舍那、優畢叉，三個統統總結在此地。小註說，「此正結歸真俗中三諦」，結歸到三諦。「以明所宗空假中三觀」，空假中三觀是修法，三諦是境界、所觀之境，三觀是能觀之智。「故奢摩他雖當於止，亦名為空觀」，你能夠觀到萬法皆空，心才定，心才止住，不向境界攀緣了。「毘婆舍那雖當於觀，亦名為假觀」，從空出假，所以在一切假相裡面歷練也不著相，功夫比前面更深一層，定慧比前面更為殊勝，第二個階段。第三個階段就是定慧圓滿，定慧等持，「優畢叉雖於止觀等」，等就是等運，平等，「亦名為中觀」，到這個地方才圓，圓修圓證、稱性起修、全修在性，這個意思。

「蓋法性至元，義極於三」，要從三方面才能夠把它的義理看全，才能夠道盡。「至於煩惱菩提，般若涅槃，亦惟極於此三」，所以煩惱說三種，菩提也說三種。為什麼說三種？與這個統統相應

。「噫，明明大道，昭昭耳目，聞而不信，見而不行」，這是幽溪大師幾句感嘆的話。昭昭明明的，佛菩薩所建立的大道，為什麼我們見了、聽了不相信，不肯去照做？「肆無目而浪行，甘蹙足而望路」，這是比喻，好像瞎了眼睛，盲修瞎練，這兩句話就是盲修瞎練。無目，眼睛瞎了往前面走，亂走，不曉得往什麼地方走；不但你沒有眼，而且腳還有毛病，蹙足就是腳殘廢。既瞎又跛，諸位想想，他會有什麼成就！這就是既不明三諦，又不知道三觀，「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」，這是一句感嘆的話。

我們再回過頭來把經文消一消。『照而常寂』，「照」是一切萬境當中，一切境界裡頭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這是照，心裡面不動。照的是什麼？照的是俗境，一切依正莊嚴，這是俗。心裡面不動，『俗』就是『真』。『寂而常照，故說真而即俗』，「寂」是心裡如如不動，前面是照俗諦，這裡是照真諦。真諦是什麼？真諦是講真空之理。前面是照事，事就是理；現在回過頭來，心地清淨才能照理，理就是事，理事不二。下面就真正入不二法門，『非寂非照，故杜口於毗耶』，能所雙忘，這時候是什麼境界？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動不得念，也開不得口，到這個情形，這是最圓滿的成就。「杜口」就是說不出。這個情形是什麼回事情？底下這句是個典故。當年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這些大弟子們也有學禪的，也有學教的，也有修止的，也有修觀的；換句話說，都有能所，沒有到事理不二。維摩長者住在毗耶離城，毗耶離城是維摩長者住的地方。釋迦牟尼佛叫他的學生，你們有什麼疑問，去問維摩居士，維摩居士不二法門。到那個地方，一個個來問，把這些來的人問得啞口無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以後這些人見到維摩長者就害怕，沒有人敢去見他。這個典故就是杜口於毗耶離城，就是在維摩手下，平素都以為功夫不錯，到維摩長者那裡都不行。

到這個地方把「正修止觀第九」這門講完了。下面「觀心十門第十」，末後這門非常之好，把全經在此地提綱挈領做個總結，叫我們牢牢的記住修行的理論與綱要。懂得這個理論，抓到這個綱要，不管你修哪個法門都用得上，都會有成就。這堂就講到此地。